

海洋与东亚 文化交流

◆主编 李海英 李翔宇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海洋与东亚文化交流 / 李海英, 李翔宇主编.
——青岛 :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670-0468-9

I. ①海… II. ①李… ②李… III. ①海洋—文化交流—研究—东亚 IV. ①P7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4964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出版人 杨立敏
网 址 <http://www.ouc-press.com>
电子信箱 whs0532@126.com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 (传真)
责任编辑 诗 怡 **电 话** 0532-85901040
印 制 日照日报印务中心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mm×230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10 千
定 价 68.00 元

目 次

- 001 拜根兴（中国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使者往来与唐代东亚三国的文化交流
——以新发现的墓志碑刻资料为中心
- 026 曹永宪（韩国 高丽大学历史教育系）
《东亚史》教科书的“银的流通和交易网”
——主题的设定及意义
- 054 陈 波（中国 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日本与朝鲜围绕三藩之乱的情报交涉
- 082 李 岩（中国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朴趾源《书李邦益事》所涉台、澎、闽游历
- 095 王鑫磊（中国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由东极抵交南
——17世纪滞日朝鲜人赵完璧的安南之行

由东极抵交南

——17世纪滞日朝鲜人赵完璧的安南之行*

<<< 王鑫磊（中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摘要 深入考察赵完璧渡航安南这一事件后，会发现它不仅直接关系到朝鲜、日本和安南，还间接涉及吕宋、琉球；至于中国，更是作为一个大的历史背景贯穿其中。此外，这一事件还与丁酉倭乱、朝鲜和安南的朝天使行、朝日之间的通信使活动以及日本的海上贸易等历史情境相关联。可以说，这一以亚洲海域为场景展开的并不起眼的事件，却充分展现出历史上亚洲各国间交往的宏大场面。

关键词 赵完璧 朝鲜 安南 日本 亚洲海域

* 本文为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整体推进人文学科研究项目《从周边看中国》的阶段性成果。

1597年，一个叫赵完璧的朝鲜士人在丁酉倭乱中被俘往日本，其后跟随日本商船三次航海前往安南，目睹了当时安南的各种情况。1607年，赵完璧跟随朝鲜通信使返回国内，并向其身边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见闻。这些经历见闻被李晔光等朝鲜学者记录下来，并随其文集流传后世。这就是赵完璧事件的梗概。

一、赵完璧事件的历史文献、流传背景及其相关研究

今天所能看到有关赵完璧安南之行的文献，主要来自17世纪朝鲜文人文集的记载。有韩国学者推测赵完璧本人也曾写过自传体的《赵完璧传》来记录自己的安南经历，但该文献现已失传。因此，同时代朝鲜文人转述性的记载，实际上就成为后人研究这一事件最原始的资料。这些资料包括

李晔光（1563—1628）的《赵完璧传》¹、郑士信（1558—1619）的《赵完璧传》¹ 李晔光（1563—1628），字润卿，号芝峰，谥号文简。朝鲜全州人士。其为朝鲜太宗李芳远之子敬宁君李桃五世孙，系出国姓。1585年文科及第，授承文院副正字，历任成均馆典籍、礼曹佐郎、吏曹正郎、弘文馆校理、兵曹参议、成均馆大司成等职。1608年光海君执政后，多次拒不出仕，且以直言上书光海君弊政闻名。仁祖反正（1623年）后，又历任弘文馆提学、吏曹参判、司宪府大司宪、工曹判书等，时称“中兴章疏，无出其右者”，官终吏曹判书，追赠大臣辅国崇禄大夫、议政府领议政。其为官四十四年，历朝鲜宣祖、光海君、仁祖三朝，身经壬辰倭乱、光海乱政、仁祖反正、丁卯虏乱等重大历史事件。其一生三次出使明朝：1590年任圣节使书状官，1597年任进慰使，1610年任冠服奏请使副使，使行期间与安南、琉球、暹罗使臣多有交游。其以诗文著称，有《芝峰集》三十一卷存世，而所著诗文远播安南，亦为一时美谈。关于李晔光生平情况，可参见：（1）韩国国史编撰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M]，卷十九，仁祖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条，见太白山史库本（影印本），第34册，第312页；（2）张维《李晔光行状》（收在李晔光《芝峰集》）[M]。（附录卷一，见〔韩〕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年版，第66册，第318—323页，亦收在张维《鸡谷集》[M]，卷十五，“行状五首”（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年版，第92册，第248—253页；（3）李俊《李晔光行状》（收在氏著《苍石集》）[M]，卷十八，“行状”，见《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年版，第64册，第574—580页；（4）

璧传》¹和李埈(1560—1635)的《记赵完璧见闻》²。据这三位作者的记载，他们均是对自己听闻的赵完璧事件进行转述。其中，李埈和郑士信都明确提到自己是从一个名叫金允安³的人那里听闻此事，而金允安的消息来源则是赵完璧本人⁴。至于李晔光，虽然在其《赵完璧传》中没有提到自己如何得知此事，但从他和李埈、郑士信二人过从甚密⁵这一点推测，应当是从二人处听闻。这三种文献篇幅不一，以李晔光所写最长，为1613字；郑士信次之，为1125字；李埈所写最短，仅537字。就其内容而言，虽有部分重复，但亦各有侧重，且颇有能互参互补之处。因此，如要全面了解赵

李敏求(李晔光第二子)。李晔光行状，收在氏著《东州集》[M]，卷六，“行状”，见《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年版，第94册，第350—359页。李晔光。赵完璧传[M]，收入氏著《芝峰集》，卷二十三，“杂着”。见《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年版，第64册，第252—254页。

¹ 郑士信(1558—1619)，字子孚，号梅窓、神谷。朝鲜清州人士。1582年文科及第，历任礼曹正郎、弘文馆修撰、掌吏院判决事等职，1610年任贺冬至使出使明朝。其生平参见：氏著《梅窓集》[M]，卷五，“附录·行状”，见《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10册，第464—466页。郑士信。赵完璧传[M]，收入氏著《梅窓集》，卷四，“传”。见《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10册，第462—463页。

² 李埈(1560—1635)，字叔平，号苍石、酉溪，谥号文简。朝鲜兴阳人士。柳成龙门人。1591年文科及第，历任工曹参议，承政院右承旨、吏曹参判、弘文馆提学等职，1604年任奏请使书状官出使明朝。其生平参见蔡济恭。樊岩集[M]，卷三十九，“行状·苍石先生李公行状”，见《韩国文集丛刊》，第236册，第199—213页。李埈。记赵完璧见闻[M]，收入氏著《苍石集》，卷十二，“杂着”。见《韩国文集丛刊》，第64册，第446页。

³ 金允安(1562—1620)，字而静，号东篱，朝鲜顺天人士。柳成龙门人，1612年文科及第，历任司宰监直长、大丘府史等职，其生平参见氏著《东篱集》[M]，卷五，“附录·行状”，见《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12册，第85—87页。

⁴ 李埈记载“金君而静，闻此事于赵生，语余甚详，异而识之，下一转语，以备史氏之采取”，见前引李埈《记赵完璧见闻》，《韩国文集丛刊》，第64册，第446页；而郑士信亦记载：“此事金直长允安而静云”，见前引郑士信：《赵完璧传》[M]，《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10册，第463页。

⁵ 李埈、郑士信都曾为李晔光的文集写过跋，如李晔光《芝峰集》卷八所收“安南国使臣唱和问答录”下，就有李埈和郑士信二人的题跋，见《韩国文集丛刊》，第66册，第91页。又前已提及李埈为李晔光撰写行状一事。可见李晔光、李埈、郑士信三人关系密切。



完璧事件的经过，最好将此三种文献比照阅读。

事实上，赵完璧事件之所以经由这三人之手被转述和留传下来，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关键原因，那就是李晔光这个人物，这并非因其所写《赵完璧传》的篇幅最长，而是因为赵完璧在安南见闻中有一件事与其相关。赵完璧在安南时发现，当地的读书人中竟然十分流行李晔光的诗词，而这些诗词是李晔光 1597 年出使明朝期间与安南使臣冯克宽¹的酬唱之作，经由冯克宽之手传到了安南。这一消息由赵完璧带回朝鲜，立刻成为儒林一大轶闻。不难想象，比之赵完璧所述对当时朝鲜人来说略显遥远的安南情况，这一与当世朝鲜人物相关的新闻事件，在社会上一定流传更快、影响更广。金允安之所以向李塽、郑士信二人转述赵完璧之事，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事实上，此后“芝峰诗播远国”（按：芝峰为李晔光号）一直被朝鲜人所津津乐道²，而李晔光自己在回忆这件事情时也颇为感慨³：

丁酉赴京时，遇安南使臣冯毅斋克宽，留诗为别。顷年本国
人赵完璧者陷倭中，随商倭往安南。其国人颇有诵鄙诗而问之者。
后完璧回本国，传说如此。夫安南去我国累万里，历世莫通，况
海路之险远乎，事亦奇矣。

¹ 冯克宽（1528—1613），字弘夫，号毅斋，别号敬斋，安南后黎朝山西石室县冯舍乡人。1580 年进士及第，历任都给事中、鸿胪寺卿、工部右侍郎。1597 年，出使明朝。其后历任户部、工部尚书，爵梅郡公。著有《使华手泽诗集》、《言志诗集》、《冯太傅诗》等。其生平参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一册，第 57 页，解题。

² 比如，朝鲜后期著名学者李德懋就曾在其所著《清脾录》中以“芝峰诗播远国”为题，专门记录这一事件，同时也提到了赵完璧其人。见李德懋《青庄馆全书》[M]，卷三十五，《韩国文集丛刊》，第 258 册，第 60—62 页。

³ 参见：李晔光《芝峰集》[M]，卷十六，《续朝天录》，见《韩国文集丛刊》，第 66 册，第 157 页。

且但凡是记录李晔光生平的文献，几乎无一例外都会记录该事迹¹。不可否认，赵完璧事件在当时的流传，很大程度上仰赖李晔光的事迹。假使赵完璧在安南见闻中没有关于李晔光的情节，其安南经历为后世所知的可能性大概会大打折扣，因为他毕竟只是一个人微言轻的下层士人，其言论著述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正如传说为其亲撰的《赵完璧传》最终会失传一样。

然而，当赵完璧事件到了李晔光及其友人笔下，情况就变得不同了。他们都是当时朝鲜顶尖的知识分子，且三人都有过出使中国的经历，对国际知识有一定的了解，特别是李晔光还和安南使臣有过直接接触，因此他们能够敏感地意识到赵完璧事件所传递出的更有价值的信息，即当时绝大多数朝鲜人所不知晓的安南信息。如果说郑士信和李埈二人撰写赵完璧传记，还略带有一些吹捧友人的味道，那么李晔光《赵完璧传》的重心，可以说已经完全转移到了有关安南情况的记述上，这也是为什么李晔光的《赵完璧传》最为研究者重视的原因。可见，一方面赵完璧事件因李晔光的事迹而不断被传播，另一方面也因为有了李晔光的《赵完璧传》，更使得该事件进入了经籍文献的记载，不断为后人引述转载²，进而流传至今。

¹ 可参见前引：李晔光行状及诗文集序跋。

² 后人引述转载赵完璧事件例子有：（1）安鼎福（1712—1791）的《木川县志》（1817）中抄录李晔光的《赵完璧传》，仅个别文字有出入。见安鼎福. 木川县志 [M]. 首尔：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书号：古 2738—4。日本学者岩生成一在 1954 年以该文献为基础撰写了《安南国渡航朝鲜人趙完璧伝について》一文，载《朝鮮学報》，第六卷，日本：朝鮮学会，1954 年 8 月，第 1—12 页。（2）李志恒（生卒年不详）的《漂舟录》（1756）中对赵完璧事件进行了概括性转述，并注明“出芝峰类说异闻”。见李志恒. 漂舟录 [M]. 收在〔韩〕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国译海行总裁》，首尔：探求堂，1975 年版，第三册，原文，第 69 页。（3）李圭景（1788—1856）的《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中在介绍木棉、地桑、孔雀等事物属性时，引用了李晔光《赵完璧传》所记安南见闻。见〔韩〕古典刊行会编，李圭景. 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上、下编），首尔：东国文化社，1959 年版，上编第 496 页、第 432 页，下编第 550 页。

赵完璧事件的流传经过，体现出历史事件被记录和留存的一种常态，即事件的亲历者往往并不是记录的保存者。在很多情况下，历史事件是通过转述方式被保留下来的，这样一个过程往往又依赖于某种机缘巧合，而所谓机缘巧合都是小概率事件，因此能够保留下历史的只是九牛一毛，但也正因此而尤显珍贵。

针对赵完璧事件展开的研究，在韩国和日本都有不少，多数韩日学者是从赵完璧事件所折射的朝、日、越三国关系史的角度展开讨论。比如，韩国学者金泰俊在其《壬辰倭乱与朝鲜文化的东渐》一书中，就将赵完璧事件置于朝日关系史的范畴讨论³；日本学者片仓穰的《朝鮮とベトナム日本とアジア：ひと・もの・情報の接触・交流と对外观》一书中提及赵完璧事件，重点在讨论古代朝鲜、日本与安南的三方关系⁴；日本学者岩生成一的文章《安南国渡航朝鮮人趙完璧伝について》⁵则通过介绍赵完璧事件，将讨论重点集中于其中所展现的日本与安南关系。此外，有韩国学者从古代朝鲜人对越南认识的角度进行论述，如孙灿植的《从〈赵完璧传〉看芝峰李晔光的越南认识》⁶一文；还有韩国学者专门就《赵完璧传》的文本和文学性展开分析，如权赫来的《〈赵完璧传〉的文本和文学性意味研究》⁷及赵家元的《李晔光〈赵完璧传〉的书写性特征》⁸。相较之下，目前几

³ 见金泰俊. 壬辰倭乱与朝鲜文化的东渐 [M]. 首尔：韩国研究院，1977年版，第六章中提到赵完璧事件。

⁴ 见前引片仓穰. 朝鮮とベトナム日本とアジア：ひと・もの・情報の接触・交流と对外观 [M]. 第二章，“《赵完璧传》研究”。

⁵ 岩生成一. 安南国渡航朝鮮人趙完璧伝について [J]. 朝鮮学報第六卷, 日本: 朝鲜学会, 1954年8月版, 第1—12页。

⁶ 孙灿植. 从《赵完璧传》看芝峰李晔光的越南认识 [J]. 古小说研究第21辑, 韩国: 古小说学会, 2006年版, 第215—247页。

⁷ 权赫来. 《赵完璧传》的文本和文学性意味研究 [J]. 语文学, 韩国: 语文学会, 2008年版, 第100辑, 第205—234页。

⁸ 赵家元(音译). 李晔光《赵完璧传》的书写性特征 [J]. 文章语文论集, 韩国: 文章语文学会, 2011年, 第48辑, 第1—40页。

乎没有看到中国方面有研究者提到这一事件。

二、赵完璧的安南渡航经历及见闻

(一) 赵完璧其人

根据前述各种版本赵完璧传的记载，加之后来学者的考证，我们对赵完璧生平情况的了解，大致可以达到如下程度。

赵完璧，朝鲜时代中期晋州（今韩国庆尚南道晋州市）人士。据记载，其“弱冠值丁酉倭变（1597年）”¹，因古人20余岁皆可称弱冠²，故推

¹ 见前引李晔光. 赵完璧传[M]. 收入氏著. 芝峰集, 卷二十三, “杂着”。见《韩国文集丛刊》, 第64册, 第252页。

² 学者对于赵完璧生平的研究中有这样一段插曲，据朝鲜时代留下的科举名录《国朝文科榜目》的记载，在1549年的进士及第者中，有“赵完璧”这个名字，其出生地为晋州白川，且有“字重国”的记载，但这段文字和《赵完璧传》中“弱冠值丁酉倭变”的记载在时间上并不符合，故存疑。另据郑士信记载，赵完璧“为故掌令河晋宝之侄孙女婿”（见前引郑士信. 赵完璧传[M]. 收入氏著. 梅窓集, 卷四, “传”。见《韩国文集丛刊》, 续编, 第10册, 第462页），而《国朝文科榜目》记载河晋宝是1555年的进士，可见渡航安南的赵完璧不可能是1549年及第的赵完璧，两者只是十分巧合的同乡且同名同姓而已。相关研究可参见前引片仓穰著. 朝鮮とベトナム日本とアジア: ひと・もの・情報の接触・交流と对外观[M]. 第二章及权赫来. 《赵完璧传》的文本和文学性意味研究[J]. 语文学. 韩国: 语文学会, 2008年版, 第100辑, 第208页。参见李德懋. 青庄馆全书[M]. 卷五十四, 盍叶记, “姓名连意”, 见《韩国文集丛刊》, 第258册, 第494-495页。事实上，见于中国文献记载叫赵完璧的也不在少数，比如元代《通鉴源委》的作者叫赵完璧（见赵军荣. 赵完璧《通鉴源委》声类研究[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8年, 第7期, 第212页），明代有一个叫赵完璧的人所著《海壑吟稿》收在《四库全书》中（见张静. 明人赵完璧生卒年考[J]. 江海学刊, 2010年, 第4期, 第60页），而壬辰倭乱期间也出现过一个叫赵完璧的明朝官员（此人官职为吏部都给事中，在《明史纪事本末》第62卷“援朝鲜”条、《朝鲜王朝实录》宣祖31年9月28日和32年2月19日中均有记载）。而笔者检索各类朝鲜时代文献后发现，前后出现的叫赵完璧的朝鲜人，除去此处已经提到的两人外，大约还有4人。总的来说，鉴于赵完璧这一名字“姓名连意”的特征，加上晋州白川赵氏是朝鲜的赵氏大族，其中相隔几十年出现两个叫赵完璧的人，实为稀松平常之事。

测其生年约在 1567 至 1577 年间，卒年则不详。

笔者认为，对于这种巧合的出现不必太感意外，问题只是出在取自“完璧归赵”典故的“赵完璧”这个名字上面，即所谓“姓名连意”的现象，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就曾提到：

古人取名连姓为义者绝少，近代人命名，如陈王道、张四维、
吕调阳、马负图之类，榜目一出，则此等姓名几居其半。

在朝鲜同样如此，李德懋在其文章中就曾引用顾炎武上述这段话，批评朝鲜存在“赵完璧、河一清之流，到处相逢，指不胜屈”的现象。

赵完璧在 1597—1598 年的“丁酉倭乱”中被日军俘虏，并被带往日本京都。到日本之后，他最初是做日本人的奴仆，后来因为通晓汉字，被日本商人角仓了以雇佣¹，先后三次（1604、1605、1607 年）随日本朱印船前往安南行商²，其间还有一次前往吕宋。赵完璧在安南期间，曾和安南高官文理侯郑剿及一些儒生有所往来，并从其处得知朝鲜人李芝峰（李晔光）的诗文流行安南一事。因前后三次往来安南，故其对安南的风俗人情亦有深入观察。在安南时，官员文理侯郑剿曾提议³赵完璧不要返回日本，

¹ 各种版本的赵完璧传都没有提到他的日本雇主是谁，不过日本学者岩生成一在对当时日本海外贸易情况及相关文献的研究后指出，雇佣赵完璧前往安南的，应该是当时掌控日本海外朱印船贸易的豪商角仓了以。见前引岩生成一。安南国渡航朝鮮人趙完璧伝について [J]. 朝鮮学報第六卷, 日本: 朝鮮学会: 1954 年 8 月版, 第 4—5 页。

² 赵完璧三次前往安南的时间的考证，参见前引岩生成一。安南国渡航朝鮮人趙完璧伝について [J]. 朝鮮学報第六卷, 日本: 朝鮮学会: 1954 年 8 月版, 第 4 页。

³ 见李晔光。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芝峰集, 卷二十三, “杂著”。见《韩国文集丛刊》，第 64 册，第 252 页。又“（安南人）其见完璧也，有劝以逃着此国，使之通中国以回朝鲜云。而见其多诈难信，终不肯从云”，见郑士信。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梅窓集, 卷四, “传”。见《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 10 册，第 463 页。

留在安南寻找机会经由中国返回朝鲜，但赵完璧因认为安南人不可信而没有接受这一建议。

文理侯谓生曰：你欲求还本国，自此刷还于中朝，可以转解，
你须留此。生欲从其言，而见其国人多诈难信，又闻距本国甚远
不果云。

到了 1607 年，因当时朝鲜与日本修好，朝鲜派出使节递送国书要求日本放回战争期间被虏人，赵完璧终与雇主解除契约，并与当年前往日本的朝鲜“回答兼刷还使”吕佑吉、庆暹等一行共同回国¹。

生至丁未年回答使吕佑吉等入往时，哀告主倭，得还本土。

赵完璧归国以后，将其安南见闻告知身边友人并被广泛传播，但关于其本人后来情况，除郑士信记载称其“安居奠业复如初”²外，再未见史载。

（二）受雇登船与海上经历

赵完璧作为战争俘虏被带到日本，成为日本人的奴仆，李晔光记载他“为倭服役甚苦，思恋乡土，常有逃还之志”，郑士信亦称其“为倭所抢，以归于日本，服役使唤，如我国之奴属焉”，可见其最初的生活相当艰难。

¹ 见李晔光. 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 芝峰集, 卷二十三, “杂著”。见《韩国文集丛刊》，第 64 册，第 252 页。关于这一点，有与吕佑吉一同出使的回答使副使庆暹的记载可以佐证，庆暹《海槎录》闰六月初一日条载：“被虏晋州士人赵完璧，伶俐可信人也，给谕文一度，使之招谕刷还。”见前引〔韩〕民族文化推进会编. 国译海行总载，首尔：探求堂，1975 年版，第 2 册，原文第 49 页。

² 见郑士信. 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 梅窓集, 卷四, “传”。见《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 10 册，第 463 页。

经过几年之后，事情出现了转机。如李晔光所言，当时日本人“轻生重利，以商贩为农，以舟楫为鞍马，海外南番诸国无远不到”。而郑士信亦提到，当时日本人中有“欲行商于安南国获大利者”。同时郑士信还提到，日本人通商安南，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必求得浙江人老子海善候风者及解文通意者与偕，然后乃行”。据记载，成为赵完璧雇主的日本商人，先已雇佣了长于航海技术的浙江人，具备了第一个条件，但却苦于找不到解文通意之人（这里所谓的解文通意，自然是指懂得汉字），赵完璧出身朝鲜士族，自小学文，故因“晓解文字”被相邀出海。据郑士信记载，日本商人还与赵完璧“为盟文以约曰：往来安南之后，则永放汝任其所之”，而“完璧志切返国，不避死，乃从之”，故此“与浙江人同浮海向安南国”¹。

仅从赵完璧受雇登船的记载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不少有意思的话题。比如关于当时日本商人热衷贸易，“海外南番诸国无所不到”，以及通商安南可获大利等记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日本对外贸易的繁荣景象。而日本人出海必须先求得中国浙江人驾船，说明至少在那个时期，日本人虽有强烈的海外贸易意识，但其航海技术还有所欠缺。事实上，在李晔光的《赵完璧传》中，除记载有当时日本人必以“唐人之惯习海程者为船主”外，还提到“倭船小，不能驾大海，以白金八十两购唐船，船中人共一百八十余名”这一情况²，可见当时日人航海技术的欠缺，不仅在人的因素，连硬

¹ 参见李晔光. 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 芝峰集, 卷二十三, “杂著”。见《韩国文集丛刊》，第64册，第252页；郑士信. 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 梅密集, 卷四, “传”。见《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10册，第462页。

² 见李晔光. 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 芝峰集, 卷二十三, “杂著”。见《韩国文集丛刊》，第64册，第253页。日本学者岩生成一通过对日本文献的分析，亦指出《赵完璧传》所记这一情况属实，当时日本用于海外贸易的朱印船，主要是在中国福建一带建造，且日本文献中提到这些船的大小规模，亦与《赵完璧传》所记可容180人相符。参见前岩生成一. 安南国渡航朝鮮人趙完璧伝について [J]. 朝鮮学報第六卷, 日本: 朝鮮学会, 1954年8月版, 第5页。

件即船的因素亦是如此。反过来看，中国当时的远洋航海技术水平则可见一斑。至于日本人行商安南需要懂得汉字的人同行这一点，则是当时整个东亚乃至亚洲地区“书同文”现象的反映，而在这个事件中，日本商人雇佣的汉文翻译并非中国人，而是一个通晓汉字的朝鲜人，则更富戏剧性。事实上，日本人利用壬辰战争中被俘的识汉字朝鲜人在其海外贸易中担当汉文翻译的情况，似乎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在中国文献中亦有沿海发现日本漂流商船上有朝鲜人翻译的记录¹。

有倭船漂入闽洋小埕者，舟师追至漳港及仙崎。获夷众二十七人，译系日本商夷往贩异域，为风飘阁。其中有朝鲜国人，先年为倭所虏而转卖者。次为吕宋、为西番。或预鬻身为使令，或附舟归国。

抱着从安南回来后就可以回归故国的期待，赵完璧登上了远洋冒险之旅，不过后来日本雇主出尔反尔，并没有兑现承诺，此为后话²。

完璧即回日本，其主倭者背盟不放，又要再往安南，更成盟文为约。完璧不得已再往，及还又不肯放去。

有关赵完璧的海上经历，在目前所见的赵完璧传中都有一定篇幅记载，

¹ 皇明神宗皇帝实录，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五月二日条，转引自岩生成一。安南国渡航朝鲜人趙完璧伝について [J]. 朝鮮学報第六卷，日本：朝鮮学会，1954年8月版，第7页。

² 见郑士信。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梅窓集，卷四，“传”。见《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10册，第463页。

其中又以李晔光和郑士信所记尤详。这些记载的内容包括了航海路程、航海技术以及海上逸闻等，为我们了解古代亚洲海域及海域空间内的活动提供了有趣的资料。

1. 航海路程

在各种文献中，以李晔光对航海路程的记述最为详细：

安南去日本海路三万七千里，由萨摩州开洋，历中朝漳州、广东等界，抵安南兴元县¹。

生又言海水西高东下。距广东七十里，海中有鸡龙山，山极高峻，地皆浅滩。鸡龙山之东，水折而东走，舟行甚艰，必由山内以过，不然则漂流至东海乃止。盖水势悍急如此，自日本昼夜行四十日或五六十日始达安南，还时则顺流十五昼夜可抵日本矣。大海中舟行以风便，故每三四五月可行，六月以后不得行舟²。

关于日本到安南的海路里程和航海路线，李晔光记载：“安南去日本海路三万七千里，由萨摩州开洋，历中朝漳州、广东等界，抵安南兴元县。”而其对航行时间也有详细记载：

自日本昼夜行四十日或五六十日始达安南，还时则顺流十五昼夜可抵日本矣。大海中舟行以风便，故每三、四、五月可行，

¹ 见李晔光、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芝峰集，卷二十三，“杂著”。见《韩国文集丛刊》，第64册，第252页。

² 见李晔光、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芝峰集，卷二十三，“杂著”。见《韩国文集丛刊》，第64册，第253页。

六月以后不得行舟。

就此所见，当时日本与安南间的海路，去程与返程所需时间相差超过一半以上。我们知道，古代航海主要以帆船借助风力航行，风向对船速有决定性的影响。除此以外，洋流也是关键性因素，因此往返耗时不同这一点并不足奇，而李晔光在当时的记述中就已经指出了“大海中舟行以风便”这一点。同时李晔光提到，赵完璧之所以往返耗时不同的原因之一是“海水西高东下”，这一点现在看来有欠科学，但大概反映出当时人的某种海洋认识。此外，李晔光还提到这条航路“每年三、四、五月可行，六月以后不得行舟”，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亚洲海域的季风问题。不仅如此，他还记载：

距广东七十里，海中有鸡龙山，山极高峻，地皆浅滩。鸡龙山之东，水折而东走，舟行甚艰，必由山内以过，不然则漂流至东海乃止。

这很显然是在说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洋流问题。

2. 航海技术

相比之下，在郑士信的记载中，与航海技术相关的内容更多一些：

浙江人常于船上，持候风五綱扇及日影台，夜则看星象以分方位，及由某方向某国之路，如云南、闽、浙、宁波、日本、南蛮、朝鲜、耽罗之属了然指掌。又以海底沙土之色，辨其为某地某方。常以长绳悬铁锤，于锤下涂黏糊饭，系长绳而下，或至直

下三四百余把者，看其锤底所粘出沙土或垆或白，以辨其地方焉。¹

其中所提及的候风五纲扇、日影台以及夜观星象等，是航海中帮助辨别风向和方位的工具和技术，当然除了工具和技术，更重要的还是经验，船上浙江人对“云南、闽、浙、宁波、日本、南蛮、朝鲜、耽罗之属了然指掌”才是确保航海成功的最关键因素。不过，比起上述这些，浙江人的一种“以海底沙土之色”分辨方位的技术，似乎才是让记述者最感兴趣的地方。不仅郑士信详细记载了这一点，另外两位记述者李晔光和李俊，虽然对航海技术相关内容记载不多，但也都不约而同的提到了这一点²，这应该是因为这一技术在他们看来比较新奇。对于这一技术，郑士信提到了最多的细节，包括提到其具体做法是：

以长绳悬铁锤，于锤下涂黏糊饭，系长绳而下，或至直下
三四百余把者……

以此粘出海底沙土，并且还提到了浙江人是通过看海底沙土的颜色是黑还是白来辨别方位。至于这种方法依据为何、如何分辨，我们不得而知，但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所言，这种做法在日本的航海史料中³亦多有记载，

¹ 见郑士信. 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 梅窓集, 卷四, “传”. 见《韩国文集丛刊》, 续编, 第10册, 第462页。

² 李晔光的记载：“又用绳索垂下，钩出水底土，以其色辨方位远近”，见李晔光. 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 芝峰集, 卷二十三, “杂著”. 见《韩国文集丛刊》，第64册，第253页；李俊的记载：“有华人之鲜事者同在行中，钩出水底土，视色而辨方焉。”见李俊. 记赵完璧见闻 [M]. 收入氏著. 苍石集, 卷十二, “杂著”. 见《韩国文集丛刊》，第64册，第446页。

³ 参见前：岩生成一. 安南国渡航朝鮮人趙完璧伝について [J]. 朝鮮学報第六卷, 日本: 朝鮮学会, 1954年8月版, 第6页。

由此可见应该是一种当时比较普遍应用的经验性航海技术。

3. 海上见闻

对于赵完璧事件的记述者来说，“勾沙观色辨位”之法虽然新鲜，但与其他一些赵完璧所述海上见闻相比，简直黯然失色。这里就要涉及李睟光、郑士信、李浚三位记述人无一例外都记录下的内容，即赵完璧“海上遇龙”的离奇见闻。据郑士信记载，赵完璧在海上时常听航海者向他讲述一些怪异之事。比如，在海上有时会遇到“妇人形作怪之状”，这种妇人形的海怪“自古相传是汉时漂溺之鬼”，如果遇到，则“必祭以油蜜果面饼等物，掷波上以去，然后得免覆没”。又如，在海上经常会遇到鲸鱼，其情状被形容为“见横海长鲸喷波涨天”，而这时候的应对之法则是“即下碇住船，以俟其止然后乃过”。然而，海怪和鲸鱼之类，比之于龙，则只能算小巫见大巫。据航海者说：

南海常多雾雨，海中多大龙，龙之在海中者，必靠某物上挂其身，然后得云变化升天。其例也，龙挂着船上，船必覆没。故舟人见龙之来，则错愕失色。

不过，就算是龙，也并不是没有对付之法，而驱龙之法就是“以生鸡五六十首，炮燭出臭，碟投船头海波，然后龙乃潜遁无患”。故此，当时远洋航海的船上必“常畜鸡数百首以行”¹。

当然，记述至此，这些关于海怪、鲸鱼乃至龙的事情还只是停留在传闻的层面上，不排除其只是航海者海行无聊时的谈资。可最离奇的，据赵

¹ 参见郑士信. 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 梅窓集, 卷四, “传”. 见《韩国文集丛刊》, 续编, 第10册, 第462页。

完璧所说，他还真的亲身遇到了龙。郑士信的记载称：

完璧之再往来也，适一遇青龙，其鳞甲光芒，蜿蜒来去也。
其禳之如许云。¹

而李晔光和李浚也都绘声绘色地记载了赵完璧“海上遇龙”的经历²：

一日，数十步外，有苍龙奄至。舟人失色。俄而黑雾涨空，有五色虹覆之，雨雹交下，波涛腾涌如沸。舟上下震荡几覆，如是者三四。盖龙奋迅欲升空而未能故也。舟人每遇龙，则辄爇硫黄及鸡毛，龙恶其臭避去。是日仓卒，取数十活鸡投火烧之。龙又将逼舟，舟人计没奈何。以铳炮数十，一时齐发，龙忽没水去，遂得脱云。

李晔光甚至还描述了船员以寻常之法驱龙未果而转用铳炮数十齐射方才驱之这样的细节³。显然，“海上遇龙”这一情节有些过于荒诞无稽，而

¹ 参见郑士信. 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 梅窓集, 卷四, “传”. 见《韩国文集丛刊》, 续编, 第10册, 第462页.

² 见李晔光. 赵完璧传, 第253—254页. 李浚记载：“一日，望见数十步之外，白沫洒空，鳞甲闪闪，渐见蜿蜒而前，若欲跨行舟而偃息者，盖龙自海中欲奋迅腾空而未易致力故也。一行愕眙，煨活鸡累十投之，乃避去。”见李浚. 记赵完璧见闻 [M]. 收入氏著. 苍石集, 卷十二, “杂著”. 见《韩国文集丛刊》，第64册，第446页。

³ 李晔光记载的铳炮驱龙这一条，有一定的疑问，目前的研究一般都认为是李浚和郑士信先听说赵完璧事件，然后告知李晔光。可是李浚和郑士信的记载都止于烧鸡驱龙之法，没有铳炮驱龙的情节。那么，李晔光所记铳炮驱龙又从何而来呢？是李晔光为了写作《赵完璧传》，又再次向赵完璧本人了解过情况，抑或仅是他自己的文学性创作？已经无从考证。

一般研究赵完璧事件的学者都倾向于把这里的龙认为是鲸鱼一类的大型海洋生物。而我认为，它应该是一种海上的自然现象——海龙卷，即海上龙卷风。这种自然现象因其形制的原因，被古代航海者想象为龙的可能性极高，而亦有不少科学研究指出，我国南海一带因其特殊自然条件，是海龙卷的多发地带。事实上，赵完璧遇到的是龙、鲸鱼、还是海上龙卷风，这个问题没有太多探讨的必要。需要思考的是，当时赵完璧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龙，而转述者也没有提出任何疑义，这背后的问题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我们不应该以今天的认知程度去揣测古人的想法，尤其是在历史研究中。另外，笔者所想到的是，“海上遇龙”这个情节的存在，大概也和之前提及的李晔光事迹一样，对赵完璧事件的流传后世有一定的帮助吧。

（三）安南见闻

赵完璧乘坐日本商船，经过五十余天的海上颠簸，终于抵达安南¹。赵完璧在安南的所见所闻，是目前所见各种赵完璧传最核心的记载，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内容。

1. 李芝峰诗流行安南

之前谈到赵完璧事件的流传时，已经提到赵完璧发现李晔光（李芝峰）诗文流行安南之事，而事情的具体经过如下：

（安南）有文理侯郑剗者，以宦官用事，年八十，居处甚侈，地多茅盖，而唯文理侯家用瓦，瓦缝用油灰，以孔雀羽织绡为帐。一日文理侯招生，生至，则有高官数十人列坐饮宴。闻生为朝鲜人，皆厚待之，且馈酒食。问其被掳之由，曰倭奴之侵暴贵国俺等亦

¹ 参见郑士信. 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 梅窓集, 卷四, “传”. 见《韩国文集丛刊》, 续编, 第10册, 第462页: “舟行五十余日, 乃达安南国界。”

闻之，颇有悯恻之色。仍出一卷书示之，曰此乃贵国李芝峰诗也（芝峰即晔光号，诗即晔光丁酉奉使中朝时赠其国使臣者也）。你是高丽人，能识李芝峰乎？生以乡生，年少被掳，又不斥名，而称芝峰，故不省芝峰为谁某。众叹讶久之。生阅过其书，则多记古今名作，无虑累百篇。而首题曰“朝鲜国使臣李芝峰诗”，皆以朱墨批点。且指其中“山出异形饶象骨”一联，曰：此地有象山，所以尤妙。相与称赏不已。既数日，儒生等又请至于其家，盛酒馔以饷之。因言贵国乃礼仪之邦，与鄙国同体，慰谕备至。谈间出示一书曰：此贵国宰相李芝峰之作，我诸生人人抄录而诵之，你可观之。生自以朝夕人，无意省录，且请纸笔，只传写数篇而还舟。厥后见学校中诸生，果多挟是书者。¹

因为赵完璧是朝鲜人，所以安南人对其到来似乎颇感兴趣²，以至于当地高官文理侯郑剏也专门邀请其参加饮宴。席间他们谈论到赵完璧的经历以及与之相关的战争情况，从中我们看到当时安南人对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事情是有所了解的。同时，因为赵完璧是朝鲜人，所以安南人向他出示了一本流传于当地的朝鲜人诗集《朝鲜国使臣李芝峰诗》。遗憾的是，赵完璧因为年少见识有限，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李芝峰为何人，甚至想当然地以为他大概是朝鲜的前代古人。不过，他对安南儒生争相抄录李芝峰诗文

¹ 见李晔光·赵完璧传，第252页。李晔光对这一事件的记载最为详尽，比如文理侯郑剏这个人物，就仅见与其记载，另外二位记述者均未提及。据岩生成一的研究，文理侯郑剏是安南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且就是当时在安南会安河兴元县（即赵完璧等所到之处）专门掌管安南对外贸易事务的官员。见前引岩生成一·安南国渡航朝鮮人趙完璧伝について[J]. 朝鮮学報第六卷，日本：朝鮮学会，1954年8月版，第4—6页。而这一人物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亦增加了赵完璧事件的可信度。

² 参见李俊·记赵完璧见闻[M]. 收入氏著·苍石集，卷十二，“杂著”。见《韩国文集丛刊》，第64册，第446页，“闻生为东国人，争来见”。

以及学校诸生“多挟是书”留有深刻印象。而直到其回国后跟别人提到此事，方才知道这个李芝峰即当世名臣李晔光，当时李晔光已经因为对光海君直言上谏而声名鹊起，且其官位已约在一品之列。

在李晔光的《赵完璧传》中，对于安南人传诵的自己的诗作，仅仅提到了一句“山出异形饶象骨”，而在郑士信和李俊的记载中，对诗文内容的记载则详略不一¹。这首诗作的全文应是：

万里来从瘴疠乡，
远凭重译谒君王。
提封汉代新铜柱，
贡献周家旧越裳。
山出异形饶象骨，
地蒸灵气产龙香。
即今中国逢神圣，
千载风恬海不扬。

李晔光告诉我们，这首诗是他“丁酉奉使中朝时赠其国使臣者”，而李俊也指出：“诗即公聘上国时遇安南使臣冯克宽于逆旅²，相与酬唱者

¹ 郑士信的记载是“（安南人）仍诵芝峰所作：远凭重译谒君王，提封汉代新铜柱，贡献周家旧越裳，山出异形饶虎骨，地蒸灵气产龙香等。末句首尾三句则不传之。岂完璧粗解文，闻之不能详耶？且饶象骨之象字，以虎字传诵云，岂亦诵之者之讹耶？”见郑士信。赵完璧传[M]. 收入氏著. 梅窓集，卷四，“传”。见《韩国文集丛刊》，续編，第10册，第463页。他之处赵完璧转述的诗文存在缺失首尾三句的问题，并且其中有一个错字。而到了李俊的记载中，该诗是完整的，这应该是他自己写作时补全的，见李俊。记赵完璧见闻，第446页。

² 见李俊。记赵完璧见闻[M]. 收入氏著. 苍石集，卷十二，“杂著”。见《韩国文集丛刊》，第64册，第446页。

也”。1597年，李暉光已经官拜正三品，任成均馆大司成、承政院右承旨等职，他以进慰使的身份出使明朝，其间与安南使臣冯克宽多有往来，其酬唱诗作在两人文集中都有收录¹。

当时李暉光赠与冯克宽的诗共有两首，另一首是：

闻君家在九真居，
水驿山程万里余。
休道衣冠殊制度，
却将文字共诗书。
来因献雉通蛮徼，
贡为包茅覲象舆。
回首炎州归路远，
有谁重作指南车。

而冯克宽回赠亦有两首，分别是：

异域同归礼义乡，
喜逢今日共来王。
趋朝接武殷冠冔，
观国瞻光舜冕裳。
宴飨在庭沾帝泽，

¹ 其诗均可见于李暉光《芝峰集》[M]，卷八，“安南国使臣唱和问答录”，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66册，第85页。亦可见于冯克宽的《使华手泽诗集》和《梅岭使华手泽诗集》中，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M]，第一册，第65—66页，第98—100页。

归来满袖惹天香，
唯君子识真君子，
幸得诗中一表扬。
义安何地不安居，
礼接诚交乐有余，
彼此虽殊山海域，
渊源同一圣贤书，
交邻便是信为本，
进德深惟敬作舆，
记取使韶回国日，
东南五色望云车。

2. 安南的国情、风俗与物产

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芝峰诗流行安南这一点，只能算是赵完璧带回的大量安南信息中极小的一部分。而真正能够增进古代朝鲜人对安南认识的信息，主要还是集中在各种赵完璧传中记述的有关安南国情、风俗和物产等方面的内容。

有关安南的国情，李晔光的记述中提到两点：一是赵完璧所到的港口城市兴元县距离当时安南国都“东京”八十里这一地理概念；二是当时安南“国内中分为二，一安南国、一交趾国，互相争战，未决胜负”这一国内政治情况¹。郑士信则提到了安南实行科举的情况：

¹ 参见李晔光. 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 芝峰集, 卷二十三, “杂著”. 见《韩国文集丛刊》, 第64册, 第252页。

乡举则如我国之乡邑都会试取，以送于王都云。¹

李浚则提到安南“习诗书之教，官制法度，略仿中朝”²的情况。此外，李晔光《赵完璧传》中有对当地气候条件的记述，如“其地甚暖”、“日候昼热夜凉”等，并且记载安南的农耕情况是“水田耕种无时，三月间，有始耕者、有将熟者、有方获者”³。

各种版本赵完璧传中涉及安南社会风俗人情的记载亦颇多。比如，李晔光提到“其国男女皆被发赤脚无鞋履，虽官贵者亦然”⁴，而郑士信的记载指出安南人习惯赤脚的原因是“盖其国土无泥滓无石块，只有软白沙，冬暖如春，故跣行不伤足”⁵。又如，李晔光提到安南人有漆齿的习俗以及其人多长寿的现象：

其人多寿，有一老人发白而复黄，齿则如小儿，所谓黄发儿齿者也。问其年则百有二十，其过百岁者比比有之。⁶

“黄发儿齿”的说法出自《诗经》“既多受祉，黄发儿齿”，用以形

¹ 见郑士信. 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 梅窓集, 卷四, “传”. 见《韩国文集丛刊》, 续编, 第10册, 第463页。

² 见李浚. 记赵完璧见闻 [M]. 收入氏著. 苍石集, 卷十二, “杂著”. 见《韩国文集丛刊》, 第64册, 第446页。

³ 参见李晔光. 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 芝峰集, 卷二十三, “杂著”. 见《韩国文集丛刊》, 第64册, 第253页。

⁴ 参见李晔光. 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 芝峰集, 卷二十三, “杂著”. 见《韩国文集丛刊》, 第64册, 第252页。

⁵ 见郑士信. 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 梅窓集, 卷四, “传”. 见《韩国文集丛刊》, 续编, 第10册, 第463页。

⁶ 见李晔光. 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 芝峰集, 卷二十三, “杂著”. 见《韩国文集丛刊》, 第64册, 第252—253页。

容人老长寿，而赵完璧在越南真的看到了人老到一定程度头发会从白色再变成黄色的现象。同时，李晔光的记载中还提到诸如安南：

俗尚读书，乡间往往有学堂，诵声相闻。儿童皆诵蒙求及阳节潘氏论，或习诗文。

其读字用合口声，与我国字音相近。

但纸最贵，书籍则皆唐本。

喜习鸟铳，小儿亦能解放。

等一些社会情况¹。

此外，郑士信记载了安南妇女热衷贸易的现象，并指出这是因为安南男子每年的年初会给妻妾一笔钱，而妻妾们则用其从事买卖活动以改善生活：

且其国男子多畜妻妾，豪富者多至数十。每年春初，其夫分与金银若干两于其妻妾，使为买卖资。其妻妾以其金银为终年售纳之业以为常。故其妻妾闻异国贾舶来至，则虽卿相之妻妾，必皆乘屋轿，尽率一家子女眷属以来列坐，与倭人论价，或示其处女，求面币。其出入，多从卫前导，甚盛矣。²

关于越南妇女参与贸易活动的情况，从记载朝鲜济州岛民漂流安南的文献《昼永编》中也能够得到旁证。当时济州岛漂流民众在即将被安

¹ 见李晔光、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 芝峰集, 卷二十三, “杂著”。见《韩国文集丛刊》，第64册，第253页。

² 见郑士信、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 梅窓集》，卷四，“传”。见《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10册，第463页。

南人处死的危急时刻，出面为其具保解围的正是一名“衣锦扬佩”的妇人¹。

再来看安南的物产，有关安南物产的记载，仅见于李晔光的《赵完璧传》，原文如下：

地虽滨海，海产不敷。果则橘荔枝外无他杂果。馈以干柿则不识之。唯常吃槟榔，以青叶同食，未知为何物也。（小说曰：南人食槟榔，以扶留藤同咀，则不涩云。盖此物也。）槟榔树高数丈，耸直如竹有节，叶似芭蕉。木花树甚高大，田头在处有之，花大如芍药，绩而作布甚坚韧。桑则每年治田种之如禾麦，摘桑以饲蚕。丝绢最饶，无贵贱皆服之。渴则啖蔗草。饭则仅取充肠。常饮烧酒。用沉香屑作膏涂身面。有水牛，形如野猪，色苍黑，人家畜养，作耕或屠食。以日气热，故昼则牛尽入水，日没后方出。其角甚大，即今黑角，倭奴贸取以来。（五代史云，占城有水兕，所谓水牛疑即兕也。）象则唯老挝地方出焉，谓之象山，有德象，其牙最长几五六尺。国王畜象至七十头，出则骑象。象有拜跪如人者。孔雀、鹦鹉、白雉、鹧鸪、胡椒亦多产焉。²

其中提到的情况有：安南虽然地处海滨，但海产并不多；安南出产³

¹ 参见郑东愈. 昼永编 [M]. 四卷四册，首尔：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书号：古 091—7，第二册，第 2 页。

² 见李晔光. 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 芝峰集，卷二十三，“杂著”。见《韩国文集丛刊》，第 64 册，第 253 页。

³ 不过同样是在《赵完璧传》中，李晔光曾说安南“二三月间有西瓜甜瓜等物”，这两者看似矛盾，实则可能因为古人对瓜、果的概念有明确的区分，不似今人将其尽归于水果之属。

的水果种类比较单一，只有橘子和荔枝；安南人喜欢嚼食槟榔，关于槟榔的食用方法和槟榔树的形态亦有记述。安南到处都可见一种木花树（即木棉树），这种树的花形很大，类似芍药，这种树可以用来做成很坚韧的布料；安南人种桑乃是治田而种，即种地桑，其比之桑树产量更大，因而安南的养蚕业发达，丝产量大，安南人无论贵贱皆穿着丝制衣服。此外，其中还提到了一些动物，如身形硕大的水牛、南亚特产的大象，以及孔雀、鹦鹉、白雉、鹧鸪等；同时，还提到安南亦多产胡椒。这里记载的各种安南物产的情况，除了是一种对安南情况的客观描述外，还成为一种知识资源被朝鲜人所接受和认识。比如，后世一位朝鲜学者李圭景在编写其《五洲衍文长笺散稿》这一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时，就曾经引用李晔光《赵完璧传》相关记载来辅助其对木棉、地桑、孔雀等事物属性的介绍：

交趾安定县有木棉，高丈余。中原岭南木棉树高数丈，春开红花。即攀枝之类。我东岭南晋州府人赵完璧，俘于倭，入安南国。见棉树甚高大，田头在处有之，花大如芍药，绩而作布甚坚韧云。

愚尝阅《赵完璧传》，完璧即晋州人也，漂入安南国，竟得生还，多传彼国之俗云。其国种桑，每年治田种之如禾麦，摘叶以饲蚕，故一岁八蚕，而桑自不贵，丝绢最饶，无贵贱皆服之。其田桑之利，百倍于高大之桑。足可知矣。

我东《赵完璧传》，完璧丁酉倭乱，俘入日本。随商转地安南国，竟生还。言安南多产孔雀，国人文理侯郑剿家，以孔雀羽织绡为帐，其土产可知也。¹

¹ 此三条材料分别见于韩国古典刊行会编，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 [M]. 首尔：东国文化社，1959 年版，上编第 496 页、第 432 页，下编第 550 页。

(四) 关于吕宋、琉球和日本

在李晔光的《赵完璧传》中，除提到赵完璧的安南见闻外，还涉及吕宋、琉球和日本的一些情况。这些内容在其他两位记述者笔下，均未出现：

生亦尝随往吕宋国，国在西南海中，土多宝货，人皆髡发为僧。

琉球地方甚小，其人皆偏髻着巾，不习剑铳诸技。距萨摩约三百里有硫黄山，远望山色皆黄，五六月常有烟焰。¹

李晔光提到，赵完璧除跟随日本商船三次前往安南外，还曾经航海去过一次吕宋，并称其“国在西南海中，土多宝货，人皆髡发为僧”。这一点在日本学者岩生成一看来十分重要，因为在日本文献中，关于那个时代商船进行南洋贸易的资料极少，如果《赵完璧传》所述确实，那么就提供了一条有关 17 世纪日本商人开展南洋贸易活动的新证据²。至于琉球，应该是赵完璧在随船前往安南、吕宋时经过之地，故留有一些简单的印象，如“琉球地方甚小，其人皆偏髻着巾，不习剑铳诸技”。这里关于琉球人“偏髻着巾”和“不习剑铳诸技”的描述，基本上都和其他材料所见的古代琉球情况相符。此外，同样应该是在前往安南、吕宋的途中，赵完璧曾看到“距萨摩约三百里有硫黄山，远望山色皆黄，五六月常有烟焰”，其所指当是日本萨摩半岛以南的一座火山岛，今称硫黄岛，属日本鹿儿岛县管辖。

而李晔光《赵完璧传》中对于日本情况的记述，仅仅只有两句话：

¹ 见李晔光. 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 芝峰集, 卷二十三, “杂著”. 见《韩国文集丛刊》, 第 64 册, 第 253 页。

² 参见前引岩生成一. 安南国渡航朝鮮人趙完璧伝について [J]. 朝鮮学報第六卷, 日本: 朝鲜学会, 1954 年 8 月版, 第 7 页。

在日本时，见京都有徐福祠，徐福之裔主之，学浮屠法，有食邑，不预国政。且倭人最重我国书籍，多宝藏之，安南人亦以重货求之。¹

其中提到两件事。

其一是赵完璧在日本京都看到有徐福祠，并且说这个徐福祠由“徐福之裔主之”，而“学浮屠法”大概是说这个徐福祠有受佛教因素影响的痕迹，同时还提到，徐福的后裔在日本“有食邑”，但不干预国政。

其二是说日本人珍视朝鲜书籍，而安南人也争相从日本人手中购买。日本人历来重视书籍的收藏，这一点人所共知。而17世纪前后日本与朝鲜之间的往来比之与中国更为密切和频繁，因此朝鲜成为其取得汉文书籍的重要渠道，这条记载大致就是反映这个情况。至于安南人高价向日本人买书这一记载，则显示了当时存在汉文书籍从日本流向安南这一渠道的情况。

赵完璧从1597年到日本至1607年回国，其间长达十年。应该说，他在日本生活的时间要比往来安南的时间长得多，按理他的日本见闻应该要比安南见闻更丰富，可是在《赵完璧传》中，关于日本的情况我们却只看到这样短短两句话的内容。记述者的厚此薄彼其实不难理解，因为人们总是对自己未知的事物有更大的兴趣。对17世纪的朝鲜人来说，不管是长期商贸关系的存在，还是两国间使节往来的消息传递，抑或是出于战争期间以知己知彼为目的的情报刺探，都使得其对近邻日本的了解比较充分。而恰恰对于遥远的安南这个国家，朝鲜人有太多的未知和神秘感，因

¹ 见李晔光. 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 芝峰集, 卷二十三, “杂著”. 见《韩国文集丛刊》, 第64册, 第253页。

此他们对赵完璧事件的关注，自然也就会集中在安南信息的部分，而不去太多关注日本的方面。作为研究者，我们不应去苛求文献提供给我们更多材料，而应该庆幸它已经提供了哪怕仅仅一点点线索。对《赵完璧传》中所留下的这些关于吕宋、琉球和日本的少量材料，我们就应该用这样的心态去看待。

三、余论

赵完璧远赴安南的经历，在当时的朝鲜人看来是难以置信之事，正如李晔光所言：

夫安南，去我国累万里，自古不通，况海道之窎远乎。生由东极抵交南，历风涛之险，行蛮貊之乡，冒万死得一生，以至全还，乃前古所未有者也。

李晔光对赵完璧的评价亦相当之高：“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若生者，庶几近之矣。”而更有意思的是，主人公赵完璧的名字取自完璧归赵之典故，而其经历又与完璧归赵之意暗合，也怪不得李晔光要说“生名为完璧，抑可谓不负其名者欤”¹。有时候，历史就是因为这样一些巧合而变得有趣。而这样一个有趣小事件，却可以促使我们思考一些大问题。

（一）赵完璧事件与壬辰战争被虏人的研究

¹ 见李晔光. 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 芝峰集, 卷二十三, “杂著”。见《韩国文集丛刊》，第64册，第254页。

发生在 16 世纪末的壬辰战争，被评价为是影响中日朝三国历史命运的重大事件，相关研究更是汗牛充栋，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研究者的关注点开始从战争本身逐渐转向战争背景下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上。据统计，壬辰战争期间被虏往日本的朝鲜人约有十万，而战后通过各种渠道回到朝鲜的仅六七千人。留在日本的被虏人不少是掌握某种技术（如陶瓷、医疗、金属工艺等）的匠人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士人，这些人成为朝日之间技术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¹。

而有关被虏人的大量文献，也不断被发掘和研究。据韩国学者统计，有关壬辰战争被虏人的材料有：纪实性文献如姜沆《看羊录》、鲁认《锦溪日记》、郑希得《海上录》、郑庆得《万死录》、郑好仁《丁酉避乱记》，传记性文献如《白义士传》、《姜沆传》、《赵完璧传》、《申起金传》、《东莱梁敷河传》、《朴节士传》，以及小说如《崔陟传》、《周生传》、《卫庆天传》、《南允传》、《李翰林传》、《壬辰录》等²，本文提及的《赵完璧传》只是其中之一。有趣的是，其中《崔陟传》这部小说中，也出现了崔陟夫妇被俘后失散，其后因为跟随日本商船行商的缘故又在安南重逢的情节。尽管《崔陟传》是一部虚构的作品，但其中出现日本商船和安南的因素，大概也和赵完璧事件的流传不无关系。说到底，关于壬辰战争被虏人的研究，赵完璧事件所揭示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而目前随着越来越多的文献线索浮出水面，正向我们展现出这一课题极大的研究空间。

（二）从赵完璧事件看亚洲海域交通与人员往来

值得注意的是，赵完璧的安南之行之所以成为可能，不能不提的一个

¹ 可参见前引：金泰俊. 壬辰倭乱与朝鲜文化的东渐 [M]. 首尔：韩国研究院，1977 年版。

² 参见郑出宪. 壬辰倭乱的伤痕：穿越海洋的战争捕虏们的痛苦记忆和希望，2012 年韩国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与中国海洋大学韩国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海洋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

重要条件就是海上交通这一途径。赵完璧从朝鲜到日本，从日本三次往返安南，甚至还前往琉球和吕宋，最后返回朝鲜，这所有的过程都是通过海上交通实现的。通过这个事件，我们对于17世纪亚洲海域的海上交通所能够达到的地域范围，以及亚洲各国人员经由海洋为媒介频繁交互往来的情况，无疑都能够有一个更加直观的印象。

有关历史上朝鲜半岛与安南之间直接人员往来的记录极少，不过亦有文献为我们揭示出相关情况。比如，17世纪曾有安南商人漂流到朝鲜的济州岛¹，而济州岛的吏民也曾漂流到安南²。这两个事件同样也是依托海洋为媒介发生的。在通常的认识中，朝鲜半岛和安南之间相隔甚远，两者直接发生联系的可能性很低，而事实上进入朝鲜时代以后，我们也很少看到两者之间存在官方外交或者商贸等人员往来情况。但恰恰由于海洋这一媒介以及海上交通途径的存在，还是提供了两者建立联系的可能性。事实上，

¹ 1612年，一些安南和中国南京商人同船漂流到济州岛。当地官员发现船上大量宝物金钱后，将商人杀害，掠夺船上财宝，最后将船烧毁并将此事虚报为倭寇。此事在韩国国史编撰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M]，卷五十，光海君四年二月初十日条有记载，见太白山史库本（影印本），第27册，第316页。

² 1687年，济州岛吏民金泰璜等在楸子岛（今济州岛北济州郡楸子岛）近海处遭遇大风，在海上漂流了17日后行到安南会安郡明德府。后来其中5人来到当时安南首都升龙，谒见了安南皇帝黎熙宗（黎维裕），并被赐予酒食米钱。朝鲜人归国前，黎熙宗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移文。中国商人朱汉源、船户陈干等人将朝鲜人送归本国。返程商船于1688年8月7日出发，途经宁波府、普陀山，于12月抵达济州岛。此事在韩国国史编撰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实录》卷二十，肃宗十五年二月十三日条有记载，见太白山史库本（影印本），第39册，第158页。另外，朝鲜人郑东愈（1744—1808）的《昼永编》中，有关于此次漂流事件的详细记录，该1788字的文献，除记录漂流经过外，亦有部分安南风俗记录，其中一些内容可与《赵完璧传》相佐证。参见郑东愈《昼永编》[M]，四卷四册，首尔：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书号：古091—7，第二册，第1—10页。关于这次漂流事件，日本学者片仓穰有专门研究，参见氏著《朝鮮とベトナム日本とアジア：ひと・もの・情報の接触・交流と对外观》[M]，东京：福村出版，2008年版，第三章，“济州島吏民のベトナム漂流记录”。

近年来关于东亚海域漂流人问题的不少研究，已经为我们展示出经由海洋媒介实现人员往来的一个重要而丰富的情况，而类似济州岛的漂流人事件和赵完璧事件，无疑是拓展我们对亚洲海域人员往来历史了解的极佳个案。

（三）不在场的在场者¹——赵完璧事件中的中国因素

鉴于赵完璧事件所反映的内容，现在学者一般都用它来研究朝鲜半岛与安南的关系史。同时因为其中涉及日本，也有学者用它来研究壬辰战争背景下的朝日关系，或者日本和安南的商贸往来。而中国学者之所以鲜少关注到这一事件，大概是认为这个事件和中国没有什么关系。然而我想说的是，以往的研究虽然已经不少，但似乎都忽略了该事件背后另外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那就是其中存在的中国因素。

从表面上看，赵完璧的整个经历和中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细究之下我们会发现，这个事件中还是存在不少中国的影子。

首先，就是关于日本朱印船产自中国、驾船者为中国浙江人这样一些记载，实际上反映出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是亚洲海上交通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因素。

其次，关于赵完璧提到的“李芝峰诗流行安南”的事件，背后也带有明显的中国因素。李晔光与冯克宽的诗文交流，一直被看作朝鲜半岛与安南关系史或两者间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个案。而事实上我们必须了解，这一交流本身就是通过中国这一中间环节而实现的。类似的朝鲜与安南²使

¹ 笔者曾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交错文化史”读书班宣读本文，当时葛兆光教授在讨论中谈到中国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笔者在修改本文时借鉴了这一观点。

² 比如 1458 年的朝鲜使臣徐居正与安南使臣梁鹄、15 世纪下半叶的朝鲜使臣曹伸与安南使臣黎时举、1481 年的朝鲜使臣洪贵达与安南使臣阮文质及阮伟、1496 年的朝鲜使臣申从濩与安南使臣武佐、1760 年的朝鲜使臣洪启禧与安南使臣黎贵惇、1789 年的朝鲜使臣徐浩修与安南使臣潘辉益等，都有过诗文交流。参见姜东烨：《朝鲜时代东南亚细亚文学交流研究》[J]，《渊民学志》第八辑，首尔：渊民学会，2000 年版，第 63—130 页。

臣通过朝天或燕行使行活动，在中国会面并进行交流的例子不胜枚举。而朝鲜与安南两国以中国为中介而展开的远不止文学交流，其他各方面的信息也通过这个渠道频繁交换。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一点，赵完璧之所以被雇佣登船，是因为他识得汉字，李晔光的诗流行安南，是因为安南也用汉字、习汉文、喜汉诗。李晔光诗云“休道衣冠殊制度，却将文字共诗书”，冯克宽亦对以“彼此虽殊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两人的诗句都是对“书同文”现象极佳的阐发。因此，不管是从航海技术的角度、政治文化交流中介的角度，还是汉字汉文使用的角度，在赵完璧事件中没有直接出现的中国，事实上可以说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

对中国这样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特殊身份的理解，应当能够促使我们对历史认知视角的某种转换，即对以往想当然地认为与中国无关的历史资料进行重新评价。

举例来说，朝鲜王朝时期的通信使文献，是朝鲜派往日本的使行人员的记录。直观地看，它似乎只是反映朝日关系的历史资料，与中国无关或者关系不大，但如果我们将“不在场的在场者”的角度去看，就会发现其中实际上包含了大量与中国相关的内容。纵观目前国内学界，关于通信使的研究屈指可数，仅有的几篇文章也只是对通信使活动的概要性介绍，针对具体文献展开深入分析的研究几乎为零，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当我在和韩国学者交流时，提到中国是“不在场的在场者”这一表述，立刻遭到激烈的质问，他们认为这里面有一种过度夸大中国影响的危险性。韩国学者的反应其实也在情理之中，至于到底是我们有国家自大主义的立场，还是他们有民族主义的立场，姑且不去争论。退一步讲，“不在场的场者”的提法，主要的听众还是中国的历史研究者，而其目的也只有一个，

那就提醒大家注意，不要忽略了一些我们原本想当然地认为与己无关但事实上却对认识自身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

总的来说，发生在17世纪初的赵完璧事件，虽然是一个极个别的案例，但却为我们展现出了一幅十分宏大的画面，其中有朝鲜半岛、有安南、有日本、有琉球、有吕宋，还有“不在场的在场者”中国，从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或者联想到处于亚洲的这诸多国家和地区之间，通过海洋这一媒介而建立起来的种种联系。而且经由这个事件，还可以把诸如壬辰倭乱、朝天使行、通信使活动、朱印船贸易等这样一些历史情境勾连起来。我认为，类似这样的事件，无论是从国别史或者国与国关系史的视角去研究，都难免挂一漏万，必须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视野去考察，而诸如海域史或者亚洲史的视野或许更加合适，这就是这个事件的研究带给我最大的启发。

附录

赵完璧传 (李晔光)¹

赵生完璧者，晋州士人也。弱冠，值丁酉倭变，被掳入日本京都，即倭皇所居。为倭服役甚苦，思恋乡土，常有逃还之志。倭奴轻生重利，以商贩为农，以舟楫为鞍马，海外南番诸国无远不到。以生晓解文字，挈而登舟，自甲辰连岁三往安南国。安南去日本海路三万七千里，由萨摩州开洋，历中朝漳州、广东等界，抵安南兴元县。县距其国东京八十里，乃其国都也。国内中分为二，一安南国、一交趾国，互相争战，未决胜负。有文理侯郑剿者，以宦官用事，年八十，居处甚侈，地多茅盖，而唯文理侯家用瓦，瓦缝用油灰，以孔雀羽织绡为帐。一日文理侯招生，生至，则有高官数十人列坐饮宴。闻生为朝鲜人，皆厚待之，且馈酒食。问其被掳之由曰：倭奴之侵暴贵国，俺等亦闻之。颇有悯恻之色。仍出一卷书示之曰：此乃贵国李芝峰诗也。芝峰即晔光号。诗即晔光丁酉奉使中朝时，赠其国使臣者也。你是高丽人，能识李芝峰乎？生以乡生，年少被掳，又不斥名，而称芝峰，故不省芝峰为谁某。众叹讶久之。生阅过其书，则多记古今名作，无虑累百篇。而首题曰朝鲜国使臣李芝峰诗，皆以朱墨批点。且指其中山出异形饶象骨一联，曰：此地有象山，所以尤妙。相与称赏不已。即数日，儒生等又请至于其家，盛酒馔以饷之。因言贵国乃礼义之邦，与鄙国同体，慰谕备至。谈间出示一书曰：此贵国宰相李芝峰之作，我诸生人人抄录而诵之，

¹ 李晔光. 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 芝峰集, 卷二十三, “杂著”. 见《韩国文集丛刊》, 第64册, 第252—254页。

你可观之。生自以朝夕人，无意省录，且请纸笔，只传写数篇而还舟。厥后见学校中诸生，果多挟是书者。文理侯谓生曰：你欲求还本国，自此刷还于中朝，可以转解，你须留此。生欲从其言，而见其国人多诈难信，又闻距本国甚远不果云。其国男女皆被发赤脚无鞋履，虽官贵者亦然。长者则漆齿。其人多寿，有一老人发白而复黄，齿则如小儿，所谓黄发儿齿者也。问其年则百有二十。其过百岁者比比有之。且俗尚读书，乡闾往往有学堂，诵声相闻。儿童皆诵蒙求及阳节潘氏论，或习诗文。其读字用合口声，与我国字音相近。但纸最贵。书籍则皆唐本也。且喜习鸟铳，小儿亦能解放。其地甚暖。二三月有西瓜甜瓜等物。水田耕种无时。三月间，有始耕者、有将熟者、有方获者。日候昼热夜凉。地虽滨海，海产不敷。果则橘荔子外无他杂果。馈以干柿则不识之。唯常吃槟榔，以青叶同食，未知为何物也。小说曰：南人食槟榔，以扶留藤同咀，则不涩云。盖此物也。槟榔树高数丈，耸直如竹有节，叶似芭蕉。木花树甚高大，田头在处有之，花大如芍药，绩而作布甚坚韧。桑则每年治田种之如禾麦，摘桑以饲蚕。丝绢最饶，无贵贱皆服之。渴则啖蔗草。饭则仅取充肠。常即烧酒。用沉香屑作膏涂身面。有水牛，形如野猪，色苍黑，人家畜养，作耕或屠食。以日气热，故昼则牛尽入水，日没后方出。其角甚大，即今黑角，倭奴贸取以来。五代史云占城有水兕，所谓水牛疑即兕也。象则唯老挝地方出焉，谓之象山，有德象，其牙最长几五六尺。国王畜象至七十头，出则骑象。象有拜跪如人者。孔雀、鹦鹉、白雉、鹧鸪、胡椒亦多产焉。生亦尝随往吕宋国，国在西南海中，土多宝货，人皆髡发为僧。琉球地方甚小，其人皆偏髻着巾，不习剑铳诸技。距萨摩约三百里有硫黄山，远望山色皆黄，五六月常有烟焰。在日本时，见京都有徐福祠，徐福之裔主之，学浮屠法，有食邑，不预国政。且倭人最重我国书籍，多宝藏之，安南人亦以重货求之。生又言海水西高

东下。距广东七十里，海中有鸡龙山，山极高峻，地皆浅滩。鸡龙山之东，水折而东走，舟行甚艰，必由山内以过，不然则漂流至东海乃止。盖水势悍急如此，自日本昼夜行四十日或五六十日始达安南，还时则顺流十五昼夜可抵日本矣。大海中舟行以风便，故每三四五月可行，六月以后不得行舟。又倭船小，不能驾大海，以白金八十两购唐船，船中人共一百八十余名。而唐人之惯习海程者为船主。用指南针以定东西。又用绳索垂下，钩出水底土，以其色辨方位远近。其所见奇怪之事甚多。而海中见游龙，寻常出没。一日，数十步外，有苍龙奄至。舟人失色。俄而黑雾涨空，有五色虹覆之，雨雹交下，波涛腾涌如沸。舟上下震荡几覆，如是者三四。盖龙奋迅欲升空而未能故也。舟人每遇龙，则辄爇硫黄及鸡毛，龙恶其臭避去。是日仓促，取数十活鸡投火烧之。龙又将逼舟，舟人计没奈何。以铳炮数十，一时齐发，龙忽没水去，遂得脱云。生至丁未年回答使吕佑吉等入往时，哀告主倭，得还本土。其老母及妻俱无恙。亦异事也。夫安南，去我国累万里，自古不通，况海道之窎远乎。生由东极抵交南，历风涛之险，行蛮貊之乡，冒万死得一生，以至全还，乃前古所未有者也。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若生者，庶几近之矣。且生名为完璧，抑可谓不负其名者欤。

赵完璧传 (郑士信)¹

赵完璧者，晋州士族人也，故掌令河晋宝之侄孙女婿也。丁酉之变，

¹ 郑士信. 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 梅窓集, 卷四, “传”. 见《韩国文集丛刊》, 续编, 第10册, 第462—463页。

为倭所抢，以归于日本，服役使唤，如我国之奴属焉。倭之欲行商于安南国获大利者，必求得浙江人老于海善候风者及解文通意者与偕，然后乃行。完璧之主倭，即得候风人，而未得解文人，方以言语莫通为患，完璧素于晋州学文者也，粗解文理，主倭要与完璧行，为盟文以约曰：往来安南之后，则永放汝任其所之云。完璧志切返国，不避死乃从之。与浙江人同浮海向安南国。海路不知其几千里，大洋茫茫，了无岛屿止泊之处。浙江人常于船上，持候风五絅扇及日影台，夜则看星象以分方位，及由某方向某国之路。如云南闽浙宁波日本南蛮朝鲜耽罗之属，了然指掌。又以海底沙土之色，辨其为某地某方。常以长绳悬铁锤，于锤下涂粘糊饭，系长绳而下，或至直下三四百余把者，看其锤底所粘出沙土或垆或白，以辨其地方焉。海中水色或青或白，或赤如血色，或黑如墨汁。其黑处甚恶云。如遇海恆，必祭以油蜜果面饼等物，掷波上以去，然后得免覆没。行至一处，候风人曰此处无乃是乎，疑讶之间，舟已行过。忽见波上似有妇人形作桎之状，候风者大惊，即致祭祈祷。则桎物即因忽不见，得免患焉。自古相传此是汉时漂溺之鬼云。见横海长鲸喷波涨天，则即下碇住船，以俟其止然后乃过。而候风者以为此则易为耳，如见龙来则喷水约一丈许，而舟人每惊惶褫魄。盖南海常多雾雨，海中多大龙，龙之在海中者，必靠某物上挂其身，然后得云变化升天。其例也，龙挂着船上，船必覆没。故舟人见龙之来，则错愕失色，其禳法必以生鸡五六十首，炮燬出臭，磔投船头海波，然后龙乃潜遁无患。故舟中常畜鸡数百首以行。完璧之再往来也，适一遇青龙，其鳞甲光芒，蜿蜒来去也。其禳之如许云。舟行五十多日，乃达安南国界。见其俗皆被发跣行。盖其国土无泥滓无石块，只有软白沙，冬暖如春，故跣行不伤足。且其国男子多畜妻妾，豪富者多至数十。每年春初，其夫分与金银若干两于其妻妾，使为买卖资。其妻妾以其金银为终年售纳之业以

为常。故其妻妾闻异国贾舶来至，则虽卿相之妻妾，必皆乘屋轿，尽率一家子女眷属以来列坐，与倭人论价，或示其处女，求面币。其出入，多从卫前导，甚盛矣。见处处有爱诵芝峰诗。士人问完璧曰何国人乎？完璧对以朝鲜人，为倭所抢，驱使而来。士人曰：「爾是朝鲜人，则爾知东国李芝峰乎？」完璧前此未尝闻知，故以实对。其士人曰：「李芝峰爾國文章人也，爾之不知何也？」仍诵芝峰所作：远凭重译谒君王，提封汉代新铜柱，贡献周家旧越裳，山出异形饶虎骨，地蒸灵气产龙香等。末句首尾三句则不传之。岂完璧粗解文，闻之不能详耶？且饶象骨之象字，以虎字传诵云，岂亦诵之者之讹耶？且国俗盛文风，见其家家讲诵不绝。乡举则如我国之乡邑都会试取，以送于王都云。且其国之人，外似温顺而心实狡诈多贪欲。其见完璧也，有劝以逃着此国，使之通中国以回朝鲜云。而见其多诈难信，终不肯从云。完璧即回日本，其主倭者背盟不放，又要再往安南，更成盟文为约。完璧不得已再往，及还又不冒放去。傍邻之倭，以其再失信不祥，物议腾沸，主倭不得已放之，以故完璧得自由鸠聚银两，图回本国乡土。其母与妻俱无恙，今方安居奠业复如初。此事金直长允安而静云。

记赵完璧见闻 (李埈)¹

秀才赵完璧，晋阳人也。丁酉之乱，没倭中。尝随商倭，再往安南国，即古越裳氏界也。所经海水有五色之异，奇诡之物，朝暮见伏无常，不可

¹ 李埈. 记赵完璧见闻 [M]. 收入氏著. 苍石集, 卷十二, “杂著”. 见《韩国文集丛刊》, 第64册, 第446页。

殚记。一日，望见数十步之外，白沫洒空，鳞甲闪闪，渐见蜿蜒而前，若欲跨行舟而偃息者，盖龙自海中欲奋迅腾空而未易致力故也。一行愕眙，煨活鸡累十投之，乃避去。大洋茫茫，莫可端倪。有华人之鲜事者同在行中，钩出水底土，视色而辨方焉。越重溟冒层涛，如附桔槔而下上。水行五十日，方到彼岸。国俗被髮沮齿，其性柔顺，习诗书之教，官制法度，略仿中朝。闻生为东国人，争来见，以一律诵而告曰：此乃僑国李芝峰作也。其诗曰：万里来从瘴疠乡，远凭重译谒君王，提封汉代新铜柱，贡献周家旧越裳，山出异形饶象骨，地蒸灵气产龙香，即今中国逢神圣，千载风恬海不扬。生意谓芝峰是异代人，漫不致省。后数年回本国，具以事语人，始知所谓芝峰乃今春官亚卿李公晔光所自号，而诗即公聘上国时遇安南使臣冯克宽于逆旅，相与酬唱者也。岂谓适然而遇，咳唾余屑，散落铜柱之表，人之宝之，不啻若九苞一毛自绛霄而坠也。噫！世之人呕心肝咏月露，欲托此而名不朽者何限。而风声过耳湮没无闻，况望传播于重译之乡，使人隽永之不已耶。彼之有意而所不可得者，公无为而得之有余，是何以而致也。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言有其实则其应甚异也。以此而推，安知公前后朝天之作，不并被天墀管弦，以鸣吾东大雅之盛也。金君而静，闻此事于赵生，语余甚详，异而识之，下一转语，以备史氏之采取。万历辛亥暮春，兴阳姓某识。

参考文献

1. 韩国国史编撰委员会 . 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 [M]. 卷十九，仁祖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条，见太白山史库本（影印本），第 34 册
2. 李暉光 . 芝峰集，附录卷一，[韩] 民族文化推进会编 . 韩国文集丛刊 [M]. 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
3. 李暉光 . 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 . 芝峰集，卷二十三，“杂著”。见《韩国文集丛刊》，第 64 册
4. 郑士信 . 赵完璧传 [M]. 收入氏著 . 梅窓集，卷四，“传”。见《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 10 册
5. 李埈 . 记赵完璧见闻 [M]. 收入氏著 . 苍石集，卷十二，“杂著”，《韩国文集丛刊》，第 64 册
6. 李德懋 . 青庄馆全书 [M]. 卷三十五，《韩国文集丛刊》，第 258 册
7. [韩] 古典刊行会编，李圭景 . 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上、下编)[M]. 首尔：东国文化社，1959
8. 金泰俊 . 壬辰倭乱与朝鲜文化的东渐 [M]. 首尔：韩国研究院，1977
9. 岩生成一 . 安南国渡航朝鮮人趙完璧伝について [J]. 朝鮮学報第六卷，日本：朝鮮学会，1954
10. 孙灿植 . 从《赵完璧传》看芝峰李暉光的越南认识 [J]. 古小说研究第 21 辑，韩国：古小说学会，2006
11. 权赫来 . 《赵完璧传》的文本和文学性意味研究 [J]. 语文学，韩国：语文学会，2008 (100 辑)
12. 张静 . 明人赵完璧生卒年考 [J]. 江海学刊，2010(4)
13. 赵军荣 . 赵完璧《通鉴源委》声类研究 [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7)